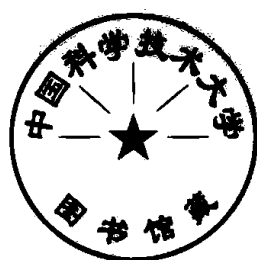


[瑞士] 约·斯比丽著

小 夏 蒂

陈 伯 吹 译

玛·台维斯插画



Johanna Spyri

HEIDI

Ginn and Company

小 夏 蒂

[瑞士] 约·斯比丽 著

陈 伯 吹 译

玛·台维斯 插画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江苏吴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156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04,0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500

统一书号: R 10024·4118 定价: 0.88元

前 言

《小夏蒂》(Heidi)是瑞士女作家约翰娜·斯比丽 (Johanna Spyri, 1827—1901)的一部著名作品,它在世界儿童文学宝库里一直闪耀着光芒,可与《汤姆·莎耶》、《爱的教育》、《苦儿流浪记》等著名作品媲美。这部作品从十九世纪后期出版问世以来,曾被多次拍成电影。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电影界曾将这作品摄成电影,五十年代又为瑞士电影界摄成电影,如今西德电影界再次摄成电视连续剧,赢得了世界各国人士的赞赏和少年儿童的喜爱。

约·斯比丽出生于西欧山国瑞士名城苏黎世附近的一个名叫赫仙尔的村庄里。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诗人。她在这个世界名城的美丽湖畔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

《小夏蒂》于1881年出版以来,已经由许多国家出了译本,世界各国的少年儿童,甚至成人,都爱读这部故事叙述生动有趣、风物描写富有诗意的作品。在瑞士,少年儿童们都要求把这本美丽的小说列为儿童阅览室的开架书,而且由国家定为正式的课内读物。此书的英、法译本还被父母、老师作为儿童生日和每年圣诞节馈赠的礼物。在世界儿童图书中,至今仍被列为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这部作品本是作家写来给她的小儿子阅读的，几乎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这里头，有作者童年时代生活的影子，有她家庭部分的情况，有她故乡美丽自然景物的描写，又因她的兄弟姐妹众多，对儿童的心理活动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加上她高明的艺术手腕，描写得感情非常真挚，细腻动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确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既是少年儿童的文学读物，也是成人的文学读物。这部作品热情歌颂了山民淳朴的生活，描写了瑞士山区秀丽的风光，这对培养儿童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热爱老人，热爱美好的一切事物，都具有精深细致的刻画。这也就是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

特别值得提一笔的，在这作品中形象地写出了教育儿童学习的方法。作者描写书中的主角小夏蒂学习的经过，先用大开本的图画书引起她对一般书的兴趣和注意，然后娓娓动听地讲解图画中的故事，循循善诱地启发和教导她识字、读书，这是从具体进到抽象，终于引上了愉快地学习的道路；这也就批判了命令式教育的不当和错误，必须以形象化的直观教育方式，顺应儿童心理，从心灵上启发她们，因势利导，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书中查士曼老夫人和坎第达先生的两种教育方法所获得的结果，就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这对中小学、幼儿园的老师 and 家长来说，有它特殊的价值意义。

但是这部作品，不是没有缺点，由于作家出生于十九世纪初期，她是在山乡里长大的，那里又是教会势力统治雄厚的地方，她的社会、家庭环境，她所受的教育和文艺思想，不能不受到宗教思想的影响，因此有不少地方有上帝拯救人类的宗教色彩，

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今天少年儿童读者读这本书时，必须注意这书中的消极因素，加以认真的阐说，好好地进行阅读辅导。

《小夏蒂》是一部长篇小说，随着故事的发展，分为上下两部。我在五十年代初，曾将上部译成中文出版。这次重版出书，将下部译出，增订重版。书中个别地方，曾作了删节，但不影响全书故事的情节。

这部世界文学名著，以英译本来说，就有海伦·杜尔(Helen B. Dole)本，斯托克(Elizabeth P. Stork)本和查切尔特(Adeline B. Zachert)本以及某些没有译者署名的本子。我根据海伦·杜尔的英译本翻译，也曾参考了其他本子。海伦·杜尔的本子曾被作为英语课外读物的课本，而且书中插图也很精美，使这译本成为图文并美的文学读物，作为精神粮食，以飨少年读者。

陈伯吹

1982.9.13

目 录

前言

上 部

1 上亚尔姆山去	3
2 和祖父住在一块儿	19
3 在牧场上	30
4 在婆婆家的小屋子里	48
5 两个不速之客	64
6 新的地方和新的见识	78
7 不愉快的一天	88
8 大厦里的风波	105
9 大厦主人听到奇怪的事情	118
10 一位仁慈的老夫人	125
11 一方面进步·一方面更坏	136
12 有鬼作祟的大厦	140
13 夏天的黄昏上亚尔姆山去	153
14 钟声响了	174

下 部

1 准备旅行	193
2 亚尔姆山上的客人	201
3 小夏蒂安慰医生	210
4 台夫利的冬天	221
5 依旧是冬天	235
6 远方朋友的来信	245
7 生活在山上的情况	265
8 意外的事情	275
9 后会有期	293

上部





1 上亚尔姆山去

从曼恩菲尔老镇出发的这条可爱的小路，穿过多荫的碧绿的草原，一直伸展到群山的脚下。那些山头，象在向山谷俯视着，显出一幅庄严华贵的图画来。不论是谁，沿着这条路看去，很快地就望见那芬芳青绿的牧场，因为这条小路直上那笔直峻峭的阿尔卑斯山。

六月里的早晨，阳光明亮，一个长条子的强壮的姑娘，显然是这座山附近的本地人，正在攀登这条狭窄的小路。她一手拉

着一个小女孩子。那女孩子的脸儿在她棕黑色的皮肤下，焕发着红光。你说怪不怪？在这炎热的六月的太阳下，那孩子似乎为了抵抗寒冷而裹得紧紧的。她还不满五岁，但是说不出关于她自然的体态，因为她穿上了两件或者三件衣服，一件件加在上面，一条红色的大棉巾，围绕在她的脖子上；她的脚套在笨重的钉鞋里。这个衣服臃肿的小家伙，正汗流满面，辛苦地向山上进发。

这两个女的吃力地爬了一个钟头，来到横在亚尔姆半山上的一簇屋子旁，这个地方名叫台夫利，或者叫做小村。在这里，她们差不多被每一所屋子和每一条街上的人迎接着，因为两个女的当中，那年长一点的已到了她的家了。虽然如此，她并不停息，还是急急地跑过去，一边赶路，一边回答所有的询问和问候。在这小村的末梢，当她走过那最后散布着的一些小屋子时，从门里面喊出一个声音来：

“等一会儿，苔塔，如果你要上山去，我伴同你去。”

那姑娘就停下来；小女孩子立刻把手撒回去，在地上坐下。

“你疲乏吗，小夏蒂？”她的同伴问她。

“不，我热得很，”小女孩子回答说。

“我们差不多快到了，”她的同伴鼓励她说。“你必须尽力再走一个稍长的时间；那不会叫我们超过一个钟头的。”

正当这时候，一个高大的好看的女人，从小屋子里走出来，加入了她们。那小女孩子跳了起来，跟着两个女人走，她们谈得很起劲，谈到村中和附近地方的居民。

“但是真的，苔塔，你从什么地方领来这个小女孩子？”新来

的问道。“她是你姐姐的女孩子，是不是——孤女？”

“是的，”另外一个回答着。“我要带她到她的祖父那里去；她得住在那里。”

“什么！这小女孩子去和亚尔姆叔叔同住？你疯了，苔塔！你怎么会想到做这样的一件事？那老头儿会把你连同这样的——一个计划一起退回来的。”

“他不能这样做；他是她的祖父，并且正是到了照顾她的时候了；我一直养着她到现在，我必须告诉你，芭蓓，我想我不能够让她来妨碍我去接受人家给我的工作。现在她的祖父必须担负起他的责任。”

“如果老头儿也跟普通人一样的话，那是很好，”芭蓓带着一些愤激，劝阻着。“但是你得知道他是个怎样的人。他会怎样对待这一个小女孩子——特别对待这样一个年幼的？他不会听从这样的一件事——不过你到什么地方去工作呢？”

“到法兰克福^①去，”苔塔说。“我在那里有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有一个家庭，去年夏季来洗温泉浴，我曾经给他们管理过房间，当时他们愿意带着我同他们一块儿回去。我不能够决定。但是今年他们又到这里来，并且仍旧要我同他们一块儿去，这回我要去了；你瞧着吧。”

“幸而我还没有到这小女孩子的地步！”芭蓓耸了一耸肩，叫了出来。“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事情使得这个老头儿这样地痛苦。他从来不跟人家来往，一年到头，他不进教堂；十二个月中，有那

① 德国西南部美因河旁的一个较大的城市。

么一次他带着粗拐杖跑下山来时，也是人人都得避开他，害怕他。他长着浓厚的灰白的眉毛，和可怕的胡须，看上去好象是个异教徒，或者象个野蛮人，大家都为了能够不独个儿撞见他而高兴。”

“虽然如此，”苔塔固执地说，“他是她的祖父，照顾这个小女孩子是他的责任，他不会伤害她的；如果他伤害她，他必须负这个责任，不关我的事。”

“我想知道，”芭蓓好管闲事地说，“我真想知道，什么事情使得老头儿的样子这样可怕，并且在亚尔姆山上过着孤独的生活，差不多不让人家看见他。人们传说着关于他的各种故事；当然，你一定知道一些，苔塔，你的姐姐必定告诉过你；她没有告诉你吗？”

“她当然说过的，但是我不说；如果给他听到了，我就糟了！”

但是芭蓓很久就想知道亚尔姆叔叔的古怪行为的真正原因，为什么他这样闷闷不乐地在山上独个儿生活，为什么人们常常要低声地讲他，好象他们都害怕得罪他，但是又都没有说他的好话。

芭蓓对村里的人都叫他做亚尔姆叔叔的这道理，也不明白，因为他在所有的居民中，当然不能够算是一个真正的叔叔；但是每一个人都这样称呼他，她也这样叫他，从来不用别的称呼叫这个老头儿，只叫他做“窝喜”，这个名称在本地方的意义就是“叔叔”。

芭蓓最近才嫁到这个村子里来；以前她的家，是住在山谷下面的泼拉提哥，因此她不熟悉一切的事情、一切村中奇特的人和

历史久远的这一带地方。

苔塔是她的好朋友，另一方面，又是这个村子里的本地人，并且一直住到今年才离开的。后来她的母亲死了，她下山到腊加兹去，那里有个温泉，就在大旅馆里，找到了当卧室女工的一个好工作。她和这个小女孩子大清早从腊加兹来，凑巧搭着到曼恩菲尔为止的一辆正在赶回家去的运草车，赶车的人是她的熟人。

芭蓓想到这是一个打听事情的好机会，她要抓紧，不让它失去。她捉住了苔塔的手臂，亲亲昵昵地说：

“可是从你那里能够知道这真实的情形，而不是那些闲谈者所随便讲述的；我深信你知道这整个的故事。现在来吧，只要把那老头儿的事情告诉我，他是不是常常这么可怕的？他是不是常常这么隐居着的？”

“我不能够说他常常是这么样，或者不是这么样；我现在是二十六岁，他应当是七十岁了，当然我不曾看见过他小时候是怎么样的；你应该知道这点。如果我断定他永远不再在泼拉提哥出现，我就可以把他的种种事情告诉你；我的母亲是从杜姆莱司克长大的，他也是。”

“那么，苔塔，你这是什么意思？”芭蓓高叫着，有一点儿恼火。“我们关于泼拉提哥的闲谈，你不须看得这样严重；而且，如果需要的话，我能够保守一两个秘密。现在告诉我；你用不着担心。”

“那么，我说了，但是你留神不要说出来，”苔塔警告着说。在开讲之前，她向四周探望了一下，看看那个小女孩子是不是靠近在她们的身边，听着她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可是那小女孩子却

看不见；她准是没有赶上她们而落在后面了，只是在她们有趣地谈话时倒不曾注意着。苔塔站着不动，向四周了望。在那条小路上有好几个拐弯；虽然她们能够望见下面到村落去的路，却瞧不见一个人。

“我看见她了！”芭蓓叫喊起来。“她在那里！你没有看见她吗？”她就用手指着离那小路很远的一处地方。“她正和牧羊人彼得以及他的山羊们在爬上悬崖去。他为什么今天这样迟还在牧羊？但是那也好，因为他可以照顾这个孩子，这样你就能够更好地和我谈谈。”

“彼得照顾她，该不会有什么困难的，”苔塔说。“她这个五岁的小女孩子，一点儿不呆笨；她对什么都留心，能够注意各种事情怎样去做。我已经看到这一点了，这样做对她自己有好处。那老头儿除了他的两只山羊和他的小山屋以外，没有什么留给她了。”

“他以前可再有些什么？”芭蓓问。

“他？唔，我应当说他以前再有一些，”苔塔热诚地回答。“他以前在杜姆莱司克有最好的田地。他是个长子，只有一个兄弟。他兄弟为人很沉默，并且很规矩。但是这个年长的，假装上等人，并且在国内各处旅行，还结交一些没有人认识的坏人。他喝酒赌博，耗去了全部财产；因此，他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接着一个，都完全因为忧愁悲痛而死掉；他的兄弟，也变为赤贫，为了逃避羞辱而走开，没有人知道他走到什么地方去；这位叔叔他自己，除了一个坏名声以外，也就没有什么，人也不见了——起初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后来有人说他混入军队，和兵士一同到那

